

政治经济学范式视阈下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兼评置盐定理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系统偏离

王生升

【内容提要】围绕置盐定理展开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研究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重要内容。置盐定理从资本理性行为这一微观基础出发，论证了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引发一般利润率上升的结论。与马克思的分析不同，置盐定理略过了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社会总资本运动被静态剪裁为瞬时的一般均衡，技术进步的方向和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困境等关键因素随之被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对照置盐定理的简化逻辑，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展现了生产力进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运动，它是《资本论》鸿篇巨制中理论建模的集成性典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发挥着“范式”功能。

【关键词】置盐定理 一般利润率 社会总资本 范式

作者简介：王生升（1973-），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议题，围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中提供的线索，以吉尔曼（Gillman）、斯威齐（Sweezy）、曼德尔（Mandel）、莱博维茨（Lebowitz）、法因（Fine）、哈里斯（Harris）、谢克（Shaikh）、韦斯科普夫（Weisskopf）、莫斯里（Moseley）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了持久讨论，其重点涉及技术进步的方向、阶级斗争的变化、资本量和利润率的测度标准等等。在这些争论中，置盐定理具有特殊的理论地位，这不仅在于其提出了技术进步引起一般利润率上升的结论，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使用的数理均衡模型的“科学”形式。然而，这种“科学”形式是对唯物辩证法原则的背离；批判置盐定理的简化逻辑，有助于揭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承担的“范式”功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理论价值不在于预测一般利润率的现实变化，而在于解释支配一般利润率变化的多因素相互作用过程，通过揭示其中的对抗性矛盾，来展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成为生产力进步的桎梏。

一、围绕置盐定理的理论争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置盐定理展开激烈争论，一部分争论关注于置盐定理数理模型的技术性优化，更多的争论则指向置盐定理与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重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遵循矛盾运动的展开逻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21AZD107）的阶段性成果。

大差异。综合而言，这些争论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引入固定资本是否会改变置盐定理的结论。谢克认为，置盐定理缺失了固定资本，它表达的是能够降低资本“流量”成本的技术进步，会导致以“流量”资本核算的“利润边际（profit-margin on cost）”上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以大规模固定资本为基础的，引起“利润边际”上升的技术进步会同时引起核算资本“存量”的利润率的下降，因此，置盐定理与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并不矛盾^①。这种看法与谢弗德（Schefold）的观点形成共鸣，该学者证明了固定资本条件下技术进步推动的“机械化”（mechanization）会导致“最大利润率”（maximal rate of profit）下降^②。针对上述主张，罗默（Roemer）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首先，“最大利润率”不是“真实利润率”，如果实际工资品向量保持不变，二者并不会收敛到一个共同极限上；其次，在引入固定资本的条件下，如果实际工资不变，则置盐定理仍然成立^③。阿尔贝罗和波斯基（Alberro & Persky）也用几何图示的方式证明，即便加入固定资本这一条件，假设资本品使用寿命为 T 年（ $T > 1$ ），在寿命期限内生产效率不变，置盐定理关于一般利润率上升的结论同样有效^④。

第二，使用多部门联合生产模型是否会改变置盐定理的结论。藤本（Fujimoto）将置盐定理扩展为包括固定资本和异质劳动的多部门联合生产模型，当实际工资束不变且所有商品均按生产价格完成交换时，依然能得出技术进步造成一般利润率上升的结论^⑤。萨尔瓦多里（Salvadori）认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的联合生产方式，要保证联合生产的系统方程有解，那么技术进步有可能造成一般利润率的下降^⑥。伍兹（Woods）认为，含固定资本的单产品经济可能是置盐定理成立的最一般场合，而对于一般意义的联合生产，技术进步很有可能会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⑦。在争论的另一方，毕达（Bidard）给出了置盐定理成立的充分条件，即“正资本体系（positive capital system）”且存在“正标准商品（positive standard commodity）”，满足这一条件的置盐定理联合生产模型依然能推导出一般利润率上升的结论^⑧。在反驳克里曼（Kliman）对置盐定理的批评时^⑨，莫斯里等指出，很多对置盐定理的批评往往使用单产品生产模型，这会扭曲技术进步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包括克里曼提出的多部门生产模型实质上依旧是单产品生产模型，他们提出的批评缺乏说服力^⑩。

第三，置盐定理的实际工资不变假设是否合理。莱伯曼（Laibman）认为，实际工资不变的假设是出于分析简化的需要，现实中可能保持不变的是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而非实际工资，也即剩余

① Shaikh, A.,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Notes on Dobb's Theory of Cri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 No. 2, 1978.

② Schefold, B., "Different Forms of Technical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86, No. 344, 1976.

③ Roemer, J. E., "Continuing Controversy on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Fixed Capital and Other Issu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 No. 4, 1979.

④ Alberro, J., and Persky, J., "The Simple Analytics of Falling Profit Rates, Okishio's Theorem and Fixed Capital",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11, No. 3, 1979.

⑤ Fujimoto, T., "An Elementary Proof of Okishio's Theorem for Models with Fixed Capital and Heterogeneous Labour", *Metroeconomica*, Vol. 33, No. 1-3, 1981.

⑥ Salvadori, N., "Falling Rate of Profit with a Constant Real Wage: An Exampl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 No. 1, 1981.

⑦ Woods, J. E. "Okishio's Theorem and Fixed Capital", *Metroeconomica*, Vol. 37, No. 2, 1985.

⑧ Bidard, C.,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and Joint Produc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 No. 3, 1988.

⑨ Kliman, A. J., "A Value-Theoretic Critique of the Okishio Theorem", *Marx and Non-equilibrium Economics*, UK: Edward Elgar, 1996.

⑩ Moseley, F., and Rieu, D. M., "A Critique of Kliman and McGlone's Two-Commodity 'Refutation' of the Okishio Theorem", *Marxism 21*, Vol. 6, No. 3, 2009.

价值率保持不变。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节约且成本降低的技术进步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或不变^①。德森巴赫(Dietzenbacher)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认为,实际工资不变不符合现实,特别是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条件下,上升的实际工资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下降^②。同样的,置盐信雄(Okishio)本人也认为,实际工资不变的假定是不现实的,它受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规模的影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上升的实际工资会挤压剩余价值从而造成一般利润率的下降^③。

第四,置盐定理的技术进步标准是否合理。谢克认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一场战争,价格竞争是取胜的主要武器,选择成本准则作为技术进步标准符合资本竞争准则(competitive criterion),更接近资本主义的现实^④。中谷(Nakatani)则认为,资本家采纳新技术并非基于成本准则。在他看来,竞争导致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或预期价格下降),实际工资和生产资料成本相对上升,这会迫使资本家选择能实现最大利润率的生产技术^⑤。对此,谢克反驳道,中谷接受了完全竞争市场假定,即资本家是价格接受者;但事实上,商品价格不是外生给定的,真实竞争中的资本家不会被动等待价格下降,而是随时主动降价以获取竞争优势^⑥。鲍尔斯(Bowles)认为,置盐定理选择成本节约作为技术进步标准,这和马克思的劳动节约并不相同,因此,它不能反驳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中谷等在1997年的文章中拓展了置盐定理的技术进步类型,进一步指出,当引入生产新商品的技术进步后,基本品的构成会发生变化,但这并不会改变利润率上升的结论^⑦。哈内尔(Hahnel)在斯拉法框架内提供了一个测算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方法,分析了符合成本原则但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技术进步,讨论了实际工资率不变或上升时一般利润率趋于上升的原因^⑧。森本(Morimoto)认为,置盐定理的技术进步标准符合资本家攫取超额利润的理性行为,它可能节约可变资本也可能节约不变资本,资本家在选择技术进步时并不会考虑新技术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资本主义无序性生产的结果^⑨。

第五,置盐定理的均衡分析是否合理。弗里曼(Freeman)指出,马克思分析的一般利润率是跨期利润率,这不同于置盐定理的共时利润率;当实际工资率不变时,跨期利润率会随资本积累而下降,它与技术进步无关^⑩。柳(Rieu)指出,使用跨期不等式的真实含义是质疑均衡分析的合理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和积累问题的分析与市场是否均衡无关,通过外生设定非均衡的市场价格来反驳置盐定理的努力是缺乏依据的^⑪。巴苏(Basu)发现,利润率是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当控制

① Laibman, D., "Technical Change the Real Wage and the Rate of Exploitation: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Reconsidered",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14, No. 2, 1982.

② Dietzenbacher, D. E., "The Implica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 in a Marxian Framework",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0, No. 1, 1989.

③ Okishio, 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on Pric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5, No. 4, 2000.

④ Shaikh, A.,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Notes on Dobb's Theory of Cri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 No. 2, 1978.

⑤ Nakatani, T., "The Law of Falling Rate of Profit and the Competitive Battle: Comment on Shaik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 No. 1, 1980.

⑥ Shaikh, A., "Marxian Competition Versus Perfect Competition: Further Comments on the So-called Choice of Techniqu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 No. 1, 1980.

⑦ Nakatani, T., and Hagiwara, T., "Product Innovation and the Rate of Profit",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No. 43, 1997.

⑧ Hahnel, R., "A Tale of Three Theorem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49, No. 1, 2017.

⑨ Morimoto, S., "Okishio Theorem: Japanese Discuss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 2013.

⑩ Freeman, A., "A General Refutation of Okishio's Theorem and a Proof of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in Bellofiore (ed.), *Marxian Economics: A Reappraisa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 139-162.

⑪ Rieu, D. M., "Has the Okishio Theorem Been Refuted?", *Metroeconomica*, Vol. 60, No. 1, 2009.

其他反作用因素时, 1948—2007年间的利润率以年均0.2%的速度下降, 且具有统计显著性^①。孟捷等认为, 考察资本积累过程必须分析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 只有引入价值实现率这一假设条件, 才能合理构建关于一般利润率变化的比较静态分析模型^②。艾克诺马基斯 (Economakis) 认为, 在资本家消费比例确定的情况下, 高剩余价值率会引起消费品净供给过剩, 这既会破坏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 也有悖于利润率平均化的机制, 对一般利润率变化的分析应当引入部类平衡关系这一重要条件^③。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 围绕置盐定理的争论涉及两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 关于置盐定理数理模型的技术细节争论, 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于模型的设定是否契合现实的生产、交换等特征, 这包括固定资本、多部门联合生产和实际工资不变问题的讨论。关于置盐定理的已有争论主要集中于这个方面, 但质疑者从未对置盐定理构成重大挑战, 反倒是促进了置盐定理数理建模的日益精致化。李帮喜等指出, 从形式上看, 置盐定理是依据佩龙-弗罗宾尼斯 (Perron-Frobenius) 定理得到的一个逻辑命题, 它的形式逻辑推导不存在瑕疵^④。第二, 关于置盐定理运用形式逻辑分析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争论, 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于形式逻辑能否准确刻画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运动过程, 这包括技术进步标准和市场均衡条件的讨论。库伦伯格 (Cullenberg) 曾指出, 斯威齐、罗宾逊、卢森堡、吉尔曼等人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争论属于黑格尔整体论, 一般利润率的变化被视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 资本的理性行为服从于上述规律; 而围绕置盐定理展开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争议则属于笛卡尔还原论, 一般利润率的变化被视为资本运用技术进步攫取剩余价值的结果, 资本的理性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构造了上述规律^⑤。也就是说, 在分析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时, 一些学者坚持整体主义方法论原则, 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就此而言, 马克思将一般利润率的变动趋势理解为社会总资本矛盾运动的整体性结果, 而置盐定理则将其还原为资本家的理性逐利行为。是从社会总资本矛盾运动出发, 还是从单个资本理性行为出发, 这实际上构成了有关置盐定理争论的基本问题。遗憾的是, 现有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

二、静态均衡逻辑相对于矛盾运动逻辑的倒退

作为置盐定理一般形式的多部门投入产出矩阵模型, 是参照了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模型构造的生产价格均衡模型。尽管二者在形式上相似, 但置盐定理蕴含的静态均衡逻辑, 是对马克思模型中矛盾运动逻辑的倒退。依据唯物辩证法原则, 社会总资本运动是一个包含着两部类生产的矛盾展开过程, 生产在逻辑上先于分配、交换和消费, 两部类比例平衡反映的是各产业资本职能形式在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方面的协调一致, 它是社会总资本运动顺利展开的流通特征。但在置盐定理的分析过程中, 多部门投入产出矩阵的生产价格均衡是同时实现的, 具有三种职能形式的产业资本被简化为商品资本职能形式, 以生产为起点、分配和交换为中介、消费为终点的社会总资本运动被简化为静态的一般市场均衡。经过这种改造,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资矛盾——决定社会总资本

① Basu, D., and Manolacos, P. T., "Is There a Tendency for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Econometric Evidence for the U. S. Economy, 1948-2007",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5, No.1, 2013.

② 参见孟捷、冯金华:《非均衡与平均利润率的变化: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世界经济》2016年第6期。

③ Economakis, G., "Surplus Value Rate and Profit Rate: A Note", *Critique*, Vol.44, No.4, 2016.

④ 参见李帮喜等:《置盐定理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数理结构、争论与反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⑤ Cullenberg, 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s Theory of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Methodus*, No.6, 1992.

运动的基本矛盾——被片面化为劳动力买卖环节的工资谈判，生产对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决定作用被人为略过，这不过是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静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翻版^①。

为了展示这种差异，我们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两部类原理，对置盐定理的多部门投入产出矩阵进行改造，得到两部类生产价格均衡的联立方程组^②：

$$\begin{aligned} p_1 &= (1+r)(a_1p_1 + fl_1p_2) \\ p_2 &= (1+r)(a_2p_1 + fl_2p_2) \end{aligned}$$

其中 f 为实际工资率， l_1 和 l_2 为再生产两部类单位商品所购劳动力， r 为一般利润率， a_1 和 a_2 为两部类单位商品所耗生产资料的投入系数。与之对应的二维矩阵模型为： $p = (1+r)pM$ ，其中 $M = (A+fl)$ 。从形式上看，上述联立方程组与马克思的两部类社会再生产模型很相似，很多学者因此把它看成是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模型的数理化表达。

然而，这种判断是令人误入歧途的。

众所周知，两部类再生产模型是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阐述的，但分析部类间比例平衡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社会总产品能否完成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这构成了社会总资本运动得以顺利展开的必要条件。纵观《资本论》三卷的整体结构，第二卷中揭示的部类间比例平衡仅仅是必要的铺垫，它服务于第三卷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后者的论证主线恰恰是部类间比例平衡为什么必然被打破，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为什么必然会中断。反观置盐定理的生产价格均衡模型，部类间的比例平衡是推导利润率变动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品被预先设定为能够完成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全能的“市场机制”总是能发现一组生产价格，从而始终保证社会总资本运动顺利展开。

为了清楚呈现这种差异，我们暂时不考虑技术进步和劳资关系的变化，只分析资本积累条件下两部类生产价格均衡值的变化，揭示其蕴含的两部类比例平衡条件。技术不变，则两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两部类资本比和产值比，以及两部类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劳资关系不变，则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由于分析的重点在于部类间比例关系，而不是利润平均化，因此进一步假定两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相同，这有利于绕过所谓的“转形问题”^③。据此，我们给出如下外生性参数：资本有机构成为 5 : 1，两部类资本（产值）比为 4 : 1，剩余价值率为 100%；两部类的生产价格分别为 10 和 2.5，初始期两部类产量均为 140，此后依资本积累率逐期增长 12%，即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全部表现为社会总产品数量的增长。

仿照《资本论》第二卷的两部类扩大再生产表式，可以得到两部类比例平衡条件下各期生产价格均衡值，如下表所示：

在表 1 中，唯一变化的是各期产量，逐期增长 12%，其他各列数值保持不变。依据两部类比例平衡条件——社会总产品中每个商品的生产价格都能在流通中完全实现——可知，上表蕴含着两个等式。等式 1： $p_1 = (c_1 + c_2) \times (1 + 12\%)$ ，其含义为，第 I 部类商品生产价格 p_1 分解为下期两部类的不变资本投入 c_1 和 c_2 ；等式 2： $p_2 = (v_1 + v_2) \times (1 + 12\%) + K_x$ ，其含义为，第 II 部类商品生产价格 p_2 分

① 参见王生升等：《价值决定向价值实现的蜕化：置盐定理的逻辑推理困境》，《世界经济》2019年第6期。

② 置盐定理的一般形式是多部门模型，无论是置盐信雄在《技术变革与利润率》正文中给出的三部门模型，还是后继的研究者提出的两部类模型，它们在数学上与一般形式是等价的，差异仅仅在于分别对应 n 维、3 维或 2 维非负方阵体系。本文采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两部类模型，以便更好呈现社会再生产的部类比例关系及背后的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

③ 置盐信雄本人从未质疑过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形的合理性，置盐定理本身也未专门讨论转形问题。转形过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在不同部类、部门间的再分配，它不会改变作为社会总资本运动结果的一般利润率。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讨论转形问题时，其重点不是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而是如何处理生产价格的货币表现问题，问题的实质是这种货币表现是否会破坏马克思的两大恒等式。有鉴于此，我们进行上述简化处理，以便突出论证重点。

解为下期可变资本投入 v_1 、 v_2 和资本家消费 K_x 。在这两个等式中，资本家消费 K_x 是恒等式的余项，它的取值决定了两部类比例能否保持平衡。在上表中，消费品生产价格 $p_2 = 2.5$ ，资本家消费 $K_x = 0.5$ ，资本家消费对消费品生产价格实现的贡献率为 20%，它是第 II 部类商品按生产价格实现市场出清的必要条件。如果资本家的消费不足，那么第 II 部类的商品就会过剩，部类间的比例就无法维持平衡，社会再生产必然会呈现出结构性失衡。

表 1 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两部类平衡（生产价格表式）

时期	部类	商品数量	生产价格	成本价格	不变资本投入	可变资本投入	利润	一般利润率	消费品生产价格中的资本家消费	资本家消费对消费品生产价格的贡献率
初始期 $c : v = 5 : 1$ $m/v = 1$	I	140	10.0	8.57	7.14	1.43	1.43	16.7%	0.5	20%
	II	140	2.5	2.14	1.79	0.36	0.36	16.7%		
第一期 $c : v = 5 : 1$ $m/v = 1$	I	157	10.0	8.57	7.14	1.43	1.43	16.7%		
	II	157	2.5	2.14	1.79	0.36	0.36	16.7%		
第二期 $c : v = 5 : 1$ $m/v = 1$	I	176	10.0	8.57	7.14	1.43	1.43	16.7%		
	II	176	2.5	2.14	1.79	0.36	0.36	16.7%		
第三期 $c : v = 5 : 1$ $m/v = 1$	I	197	10.0	8.57	7.14	1.43	1.43	16.7%		
	II	197	2.5	2.14	1.79	0.36	0.36	16.7%		
第四期 $c : v = 5 : 1$ $m/v = 1$	I	220	10.0	8.57	7.14	1.43	1.43	16.7%		
	II	220	2.5	2.14	1.79	0.36	0.36	16.7%		
第五期 $c : v = 5 : 1$ $m/v = 1$	I	247	10.0	8.57	7.14	1.43	1.43	16.7%		
	II	247	2.5	2.14	1.79	0.36	0.36	16.7%		

事实上，只要我们把表 1 转化成对应的商品总值均衡模型（商品数量乘以对应的生产价格），如表 2 所示，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资本家消费额的特定取值是决定两部类比例平衡的关键因素。

在置盐定理的推理过程中，两部类的比例平衡关系及保证这种平衡所要求的资本家消费额，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或许有人会争辩道，既然两部类生产价格均衡已经蕴含着两部类比例平衡，那么，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遵循形式逻辑的均衡原则，这种辩护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部类比例平衡作为隐含条件已经得到满足。但如果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原则，将研究重心置于社会再生产中的对抗性矛盾，聚焦对抗性劳资矛盾所造成的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那么，这种辩护的局限就完全暴露出来。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再生产的两部类比例平衡只是分析的起点，由比例失衡所引发的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的中断，才真正构成了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活动的风暴中心。如果不提出两部类比例平衡的议题，那么两部类比例失衡及相应的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问题，就会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以外。这样的均衡分析无法反映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对抗性矛盾的累积与爆发，其结论注定将偏离一般利润率变化的历史趋势。

表2 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两部类平衡（价值总量表式）^①

时期	部类	c	v	m	c+v+m	产值增长率	一般利润率	资本家消费额	资本家消费对消费品总值的贡献率
初始期 c : v = 5 : 1 m/v = 1	I	1000	200	200	1400		16.7%		
	II	250	50	50	350		16.7%		
第一期 c : v = 5 : 1 m/v = 1	I	1120	224	224	1568	12%	16.7%	56.0	20%
	II	280	56	56	392	12%	16.7%	14.0	
第二期 c : v = 5 : 1 m/v = 1	I	1254	251	251	1756	12%	16.7%	62.7	20%
	II	314	63	63	439	12%	16.7%	15.7	
第三期 c : v = 5 : 1 m/v = 1	I	1405	281	281	1967	12%	16.7%	70.2	20%
	II	351	70	70	492	12%	16.7%	17.6	
第四期 c : v = 5 : 1 m/v = 1	I	1574	315	315	2203	12%	16.7%	78.7	20%
	II	393	79	79	551	12%	16.7%	19.7	
第五期 c : v = 5 : 1 m/v = 1	I	1762	352	352	2467	12%	16.7%	88.1	20%
	II	441	88	88	617	12%	16.7%	22.0	

回到上述两部类生产价格均衡，我们必须追问一句：真的存在“万能”的市场机制，使得资本家消费额恰好等于方程的余项值吗？在马克思那里，答案是否定的。

追根溯源，置盐定理的静态均衡分析缺陷，来自其对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模型的继承。回顾置盐定理的二维矩阵模型 $p = (1+r)pM$ ，它与马克思两部类社会再生产模型的根本差异，在于其中的 $M = (A + fL)$ 项，这是斯拉法模型的核心组件，刻画了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基本比例关系，即各类商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本品和工资品投入系数。也就是说，劳动力商品被一揽子消费资料所取代，生产商品的要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组合。

显然，这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劳动力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创造出新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抗性矛盾造成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对立，后者在现实中表现为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并在社会再生产中造就出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正是基于这一对抗性矛盾，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增长面临制度性限制；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资本间竞争的外在压力，导致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无法成为保证方程两端相等的余项。换言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家消费额，是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派生结果，其实际增长率往往低于两部类均衡所需的资本家消费增长率，这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程度的累积和加剧，两部类扩大再生产的比例平衡条件因此遭到破坏。

而一旦采用以商品生产商品的模型，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商品就被排除在分析框架以外，作为劳动力价值表现形式的实际工资率 f ，只能成为置盐定理分析的前提条件之一，它是劳资双方在劳动力市场博弈形成的外生变量。由于缺失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的矛盾分析，置盐定理客观上与西

^① 本表仿造《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的数例，构造了两部类扩大再生产的总量平衡关系式。

方主流经济学共享着相同的均衡分析原则，它把社会总资本的矛盾运动改造成了均衡生产价格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状态，一个由对抗性矛盾运动支配的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被静态剪裁成一个无矛盾的市场流通的瞬时均衡。

三、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对生产力进步方向的偏离

置盐定理构建“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生产价格均衡模型，目的是为了进行不同技术条件下的比较静态分析。显然，技术进步构成了比较静态分析的起点，两种对应的生产价格均衡成为比较分析的对象，而一般利润率变动则成为比较分析的结果。因此，要考察置盐定理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偏离，就必须首先考察其设定的技术进步标准，分析其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生产力进步标准。

在置盐定理中，技术进步被冠以“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成本的节约。选择这一技术进步标准，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是置盐信雄试图通过引入资本理性行为来回应萨缪尔森（Samuelson）的质疑。在置盐信雄发表《技术变革与利润率》一文前，萨缪尔森曾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微观基础提出质疑。他指出，如果资本家的行为是理性的，那么就不可能同时实现技术进步、实际工资不变和利润率下降这三个结果。换言之，如果技术进步没有增加实际工资，那么它就一定会提高利润率。这一结论似乎符合个人的日常经验：既然技术进步是由资本家理性选择的，那么其结果就应当会增加资本的盈利；除非存在工资水平提高从而侵蚀资本盈利，否则一般利润率水平必然上升。置盐定理采用了“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这与资本家的个人理性行为相一致。以此为微观基础构建一般利润率变动的宏观分析框架，当然更符合形式逻辑推理所要求的因果自洽性。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中，技术进步指向的是生产力进步，它是构建辩证逻辑分析框架的基本议题，研究的焦点通常集中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马克思指出：“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有机构成。”^①虽然哈曼（Harman）强调，由于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动力商品的相对贬值，因此可能存在资本价值构成对资本技术构成的偏离^②；但就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般趋势看，这种偏离只是短期特征。归根结底，资本技术构成是内容，而资本价值构成是表现内容的外在形式。对资本技术构成变动趋势的定性分析，在逻辑上先于对资本价值构成的定量分析。马克思之所以重视资本有机构成变动，就是因为资本技术构成是其内容，而这恰恰表征着生产力进步的总体方向。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首先解析置盐定理选择的“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分析其中蕴含的资本技术构成变动方向，比较其与马克思设定的生产力进步方向的异同。

在置盐定理的生产价格均衡模型中，生产要素的物理数量及其相应的生产价格由不同的矩阵分别表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剥离出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动方向。为此，我们考察置盐定理的二维矩阵模型 $P=(1+r)PM$ ，其中 $M=(A+fl)$ ， A 代表技术系数矩阵， fl 代表劳动力投入系数矩阵。技术

进步前的增广投入矩阵为 $M=\begin{bmatrix} a_1 & a_2 \\ fl_1 & fl_2 \end{bmatrix}$ ，技术进步后的增广投入矩阵为 $M'=\begin{bmatrix} a_1' & a_2' \\ fl_1' & fl_2' \end{bmatrix}$ ，则技术转换

矩阵为 $\Gamma=\begin{bmatrix} a_1'-a_1 & a_2'-a_2 \\ f(l_1'-l_1) & f(l_2'-l_2) \end{bmatrix}$ 。当技术进步符合成本节约标准时，可知 $p\Gamma<0$ ，其中 p 为定义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7页。

② Harman, C., "Not All Marxism Is Dogmatism: A Reply to Michel Huss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ssue 125, 2010.

价格向量 $p = [p_1, p_2]$ 。根据置盐定理的推导，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引起二维矩阵特征值的降低，这对应于一般利润率的上升。在这一推导过程中，技术变化矩阵的元素可能存在如下三种变化：第一， $a_i' - a_i > 0$ 且 $l_i' - l_i < 0$ ($i=1, 2$)，新技术需要较多的生产材料和较少的劳动力，即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第二， $a_i' - a_i = 0$ 且 $l_i' - l_i = 0$ ($i=1, 2$)，新技术需要相同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即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第三， $a_i' - a_i < 0$ 且 $l_i' - l_i > 0$ ($i=1, 2$)，新技术需要较少的生产资料和较多的劳动力，即资本技术构成下降。

为了更好地说明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关系，我们将二维矩阵模型转换为几何图形，刻画资本技术构成的三种变化。由于平面图形的二维属性，它只能呈现一个部类发生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情况，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考虑第 I 部类发生技术进步的情形，第 II 部类的情况可同理得出。首先，我们建立生产要素投入坐标系 $a-l$ (a 和 l 分别代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投入数量)，令 $\xi = [a, l]$ 代表旧技术向量， $\xi' = [a', l']$ 代表新技术向量，则技术转换向量 $\gamma = \xi' - \xi = [a' - a, l' - l]^T$ 。其次，我们以旧技术向量为原点，构建第 I 部类投入要素的生产价格坐标系 p_1-w (p_1 和 w 分别表示生产资料生产价格和实际工资率)，则技术转换向量 γ 在生产价格坐标系 p_1-w 的位置可反映出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情况。这里，需要注意两种典型情况：若 γ 位于第二象限，则 $a_i' - a_i > 0$ ， $l_i' - l_i < 0$ ，这意味着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若 γ 位于第四象限，则 $a_i' - a_i < 0$ ， $l_i' - l_i > 0$ ，这意味着资本技术构成下降。最后，依据旧技术条件下的生产价格向量 p ，标示出成本不变时的临界向量 $\tilde{\gamma}$ ，它满足条件 $p\tilde{\gamma} = 0$ ，则该临界向量 $\tilde{\gamma}$ 的左、右侧区域分别代表成本下降和成本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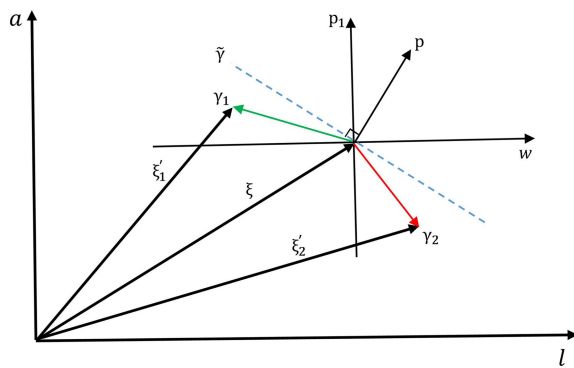


图1 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两种典型变化

在上图中，相对于旧技术向量 ξ ，存在两种新技术向量 ξ_1' 和 ξ_2' ，其对应的技术转换向量分别是 γ_1 和 γ_2 。十分明显， γ_1 和 γ_2 均位于成本临界向量 $\tilde{\gamma}$ 的左侧，符合成本节约标准，属于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但由于 γ_1 和 γ_2 各自落在了生产价格坐标系 p_1-w 的第二、四象限，因此它们对应的资本技术构成变化方向是相反的，前者代表资本技术构成提高，后者代表资本技术构成下降。也就是说，置盐定理选择的“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既可能意味着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也可能意味着资本技术构成下降。

这一结论显然不同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总体方向的判断。马克思指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

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②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因果逻辑非常清楚：资本技术构成提高是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果。只不过，由于生产资料在物理维度上无法加总，因此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只能以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迂回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科学含义。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发端于资本家的个人理性行为。但技术进步最终呈现为哪一种现实形式，是资本技术构成从而有机构成的提高，还是资本技术构成从而有机构成的下降，却不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个人意愿和努力行动，更重要的取决于作为个人外在强制约束的、客观的生产力进步规律。

作为资本有机构成内容的资本技术构成，其提高趋势——突出表现为机器替代活劳动——展示了生产力进步的一般方向。自第一次产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迅速取代手工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基本形式，此后的技术进步始终沿着生产自动化的路径不断深化，机器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活劳动被机器所替代，由此形成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模式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此过程中，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在预付总资本中的占比稳步增大，这是资本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的突出表现。反观资本技术构成的下降，则是特定历史条件的阶段性产物，它往往是国际垄断资本完成地理空间新扩张后的临时方案，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引发资本技术构成下降的主要原因。但只要视野放远一些，就会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通常表现出固定资本高积累率，它们或早或晚也必然呈现出资本技术构成从而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的趋势。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机器替代活劳动代表着生产力进步的一般方向，因为它把劳动者从生产中逐步解放出来，为人的解放和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技术进步却成为加剧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主要驱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③众所周知，雇佣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机器替代活劳动可能造成剩余价值增长落后于总预付资本增长，这成为限制资本价值增殖的终极约束，是我们理解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重要线索。

置盐定理选择“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将资本技术构成从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的必然性矮化为一种可能性，这相当于承认资本技术构成从而资本有机构成也可能下降。盲目的辩护者认为，置盐定理设定的技术进步标准更具包容性，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论断以特例形式被涵盖进来，因此并不能成为否定置盐定理的论据。但正如波普尔、拉卡托斯等科学哲学家强调的，评价理论优劣的重要标准是其解释力与预测力。选择何种技术进步标准，直接关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解释力和预测力，离不开其对生产力进步一般方向的科学判断。置盐定理的技术进步标准同时容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下降两种趋势，实际上是模糊处理了生产力进步的一般方向，相应的代价是其理论的过度抽象化。它无法有效解释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变化的历史趋势，更难以揭示支配一般利润率变化的对抗性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正是技术进步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方式发生的必然产物。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8页。

四、在社会总资本运动中考察一般利润率变化趋向

在一些学者看来，“成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包括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从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可能性，置盐定理关于利润率上升的结论因此否定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也就是说，即便考虑作为特例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如果剩余价值率发生更大程度的上升，一般利润率也会相应上升而不是下降。

考察利润率公式 $r = \frac{m}{(1+q)}$ (其中 $q = \frac{c}{v}$)，可以直观地看到，利润率变动与资本有机构成变动呈反向关系，与剩余价值率变动呈正向关系。海因里希 (Heinrich) 等学者因此质疑，即便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从而资本有机构成确实在不断提高，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必定落后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速度，作为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结果的一般利润率可能下降也可能上升^①。耶菲 (Yaffe)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不仅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还会深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一步加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这为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奠定了客观基础^②。莫斯里^③、高峰^④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私人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在波动中趋于上升。

按照上述逻辑，资产阶级利益似乎与生产力进步合二为一：资本家理性选择技术进步，这会同时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由于后者的上升速度快于前者，因此资本收益会得到改善，它表现为不断上升的一般利润率。

毫无疑问，在阐述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时，马克思完全了解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影响。早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前，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在剩余劳动的增加，即必要劳动的减少上；还表现在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组成部分同资本总量相比的减少上，即同进入生产的资本总价值相比的减少上。或者换一种说法，表现在对使用的活劳动进行较大的剥削上……这两种运动不仅齐头并进，它们相互制约，并且不过是同一规律所表现的不同形式和现象。然而，就利润率来看，它们按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⑤。无论是在《资本论》还是其他经济学手稿中，我们都找不到有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绝对性地压倒剩余价值率提高的论述。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会“武断地”将一般利润率下降定义为规律呢？

寻找个中缘由，需要从置盐定理的静态均衡逻辑转向马克思的矛盾运动逻辑，聚焦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对抗性矛盾的发展变化，分析其对一般利润率变化的决定性影响。

依据置盐定理二维矩阵模型，我们以列表方式构造出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生产价格均衡。其构造方式如下：技术进步符合成本节约准则且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两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相同（绕过价值转形问题），两部类资本比和产值比不变（不存在引发生产迂回度延伸的重大技术革命），剩余价值率上升且快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由此得出一般利润率水平逐期上

① Heinrich, M., “Crisis Theory,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Profit Rate to Fall, and Marx’s Studies in the 1870s”, *Monthly Review*, Vol. 64, No. 11, 2013.

② Yaffe, D., “The Marxian Theory of Crisis, Capital and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No. 2, 1973.

③ Moseley, F.,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Postwar US Economy: A Critique of Weisskopf’s Estimat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 No. 1, 1985.

④ 参见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79-29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6页。

升的结论。依此方式改造上文的表 1 可知：两部类成本价格自初始期的 10 和 2.5 逐期下降，商品数量自初始期的 140 逐期增多；两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相同，自初始期的 5 : 1 和 1 逐期提高；一般利润率从初始期的 16.7% 逐期上升。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生产价格均衡表式

时期	部类	商品数量	生产价格	成本价格	不变资本投入	可变资本投入	利润	一般利润率
初始期 $c : v = 5 : 1$ $m/v = 1$	I	140	10.0	8.57	7.14	1.43	1.43	16.7%
	II	140	2.5	2.14	1.79	0.36	0.36	16.7%
第一期 $c : v = 6 : 1$ $m/v = 1.4$	I	174	9.0	7.50	6.43	1.07	1.50	20.0%
	II	174	2.3	1.88	1.61	0.27	0.38	20.0%
第二期 $c : v = 6.96 : 1$ $m/v = 1.85$	I	218	8.1	6.57	5.75	0.83	1.53	23.2%
	II	218	2.0	1.64	1.44	0.21	0.38	23.2%
第三期 $c : v = 7.85 : 1$ $m/v = 2.32$	I	276	7.3	5.78	5.13	0.65	1.51	26.2%
	II	276	1.8	1.44	1.28	0.16	0.38	26.2%
第四期 $c : v = 8.66 : 1$ $m/v = 2.79$	I	352	6.6	5.09	4.56	0.53	1.47	28.8%
	II	352	1.6	1.27	1.14	0.13	0.37	28.8%
第五期 $c : v = 9.36 : 1$ $m/v = 3.24$	I	455	5.9	4.50	4.07	0.43	1.40	31.2%
	II	455	1.5	1.13	1.02	0.11	0.35	31.2%

前文指出，置盐定理的方程等式要成立，作为余项的资本家消费 K_x 至关重要，它是保持部类间比例平衡的关键，直接决定第 II 部类商品能否在给定的生产价格水平上完全出清。要解析上表中资本家消费 K_x 的作用，需要把两部类生产价格均衡表式转换为对应的两部类再生产总量平衡表式。仿造从表 1 到表 2 的转换方式，并对资本家消费进行简单统计，可以得到表 4。

不难发现，要保证部类间比例平衡，两部类资本家的消费规模需要不断扩大，其占前期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比重越来越大，这表现为资本家投资消费比（社会总产品中用于下期投资和本期消费的比例关系）的不断下降；与之相应，资本家消费占本期消费资料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它日益成为第 II 部类商品价值得以实现的主要支撑。

然而，问题恰恰就在此。在《资本论》第一卷“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篇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价值增殖是资本的一般规定性，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产阶级，“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①。但在表 4 中，为了保证部类间比例平衡，资本家投资消费比逐期下降，这事实上背离了资本家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一般规定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资本家个人理性行为：在生产中，他要“资本化”，通过采用新技术来深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从而获取更多利润；但在流通中，他要“去资本化”，不断扩张个人消费来保证第 II 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78-179 页。

类商品价值的实现，以便保证资本价值从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的转化。在这里，资本家表现出鲜明的“人格分裂”，他既要在生产中成为资本人格化的合格代表，又要在流通中成为大众消费的合格代表。对于将资本理性树立为微观基础的置盐定理而言，这显然是破坏其逻辑自洽性的致命缺陷！

表4 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总量平衡表式

时期	部类	c	v	m	c+v+m	一般利润率	维持比例平衡的资本家消费	资本家投资消费比	资本家消费对第Ⅱ部类产品价值实现的贡献率
初始期 c : v = 5 : 1 m/v = 1	I	1000	200	200	1400	16.7%	93.3		
	II	250	50	50	350	16.7%	23.3		
第一期 c : v = 6 : 1 m/v = 1.4	I	1120	187	261	1568	20.0%	133.4	14.0	33.3%
	II	280	47	65	392	20.0%	33.3	14.0	
第二期 c : v = 6.96 : 1 m/v = 1.85	I	1254	180	333	1768	23.2%	173.4	10.8	42.5%
	II	314	45	83	442	23.2%	43.3	10.8	
第三期 c : v = 7.85 : 1 m/v = 2.32	I	1414	180	417	2011	26.2%	216.3	9.2	49.1%
	II	354	45	104	503	26.2%	54.1	9.2	
第四期 c : v = 8.66 : 1 m/v = 2.79	I	1609	186	518	2313	28.8%	265.0	8.3	53.8%
	II	402	46	129	578	28.8%	66.2	8.3	
第五期 c : v = 9.36 : 1 m/v = 3.24	I	1850	198	639	2687	31.2%		7.7	57.3%
	II	463	49	160	672	31.2%		7.7	

事实上，让资本家成为大众消费的合格代表，从来都是西方经济学者一厢情愿的幻想。资本家从未“人格分裂”过！尽可能地进行资本积累以获取更多利润，始终是资本家唯一遵循的理性行为准则。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从属于资本积累，这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家个人行为的整体性约束。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资本家消费增长必然受到制度性限制。我们假定其占利润的比重始终维持在10%，则因此会产生一笔游离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过剩资本。按照这种方式修正表4中的资本家消费额，可以得到表5。在这里，仿照《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数例的处理方式，假定第Ⅰ部类产品全部投入下期生产，该部类资本家因“消费节俭”而持有的过剩资本以货币形态存在；第Ⅱ部类资本家持有的过剩资本全部以商品形态存在，其数量等于两部类资本家“消费节俭”的总额^①。

从表5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过剩货币资本和过剩商品资本从社会再生产中游离出来，累积的过剩商品总值在第四期已超过当期第Ⅱ部类产品总值。这是无法承受的库存压力，资本积累和社会

^① 产业资本存在三种职能形式，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其中处于流通过程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与剩余价值实现困境相关联。当假定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只表现为第Ⅱ部类产品价值无法全部实现，而第Ⅰ部类产品价值能够全部实现时，第Ⅱ部类的过剩商品资本价值就包括了第Ⅰ部类过剩货币资本价值，即第Ⅰ部类资本家持有的未用于购买第Ⅱ部类产品的那笔过剩货币资本。如果放松这个假定，则积累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既可能导致生产资料价值也可能导致消费资料价值无法全部实现，两部类的过剩资本也相应地既可能表现为商品资本形态，也可能表现为货币资本形态。

消费间的对抗性矛盾引发严重的生产过剩，现在在市场流通中暴露无遗。

表5 技术进步条件下两部类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过剩资本

时期	部类	c	v	m	c+v+m	维持比例平衡的资本家消费	资本家意愿消费(利润10%)	当期过剩货币资本	当期过剩商品资本	扣除过剩商品资本后的利润	扣除过剩商品资本后的一般利润率
初始期 $c:v=5:1$ $m/v=1$	I	1000	200	200	1400	93.3	20	73		200	10.6%
	II	250	50	50	350	23.3	5		92	-42	
第一期 $c:v=6:1$ $m/v=1.4$	I	1120	187	261	1568	133.4	26	107		261	6.2%
	II	280	47	65	392	33.3	7		134	-160	
第二期 $c:v=6.96:1$ $m/v=1.85$	I	1254	180	333	1768	173.4	33	140		333	0.9%
	II	314	45	83	442	43.3	8		175	-318	
第三期 $c:v=7.85:1$ $m/v=2.32$	I	1414	180	417	2011	216.3	42	175		417	-4.9%
	II	354	45	104	503	54.1	10		218	-515	
第四期 $c:v=8.66:1$ $m/v=2.79$	I	1609	186	518	2313	265.0	52	213		518	-10.6%
	II	402	46	129	578	66.2	13		266	-756	
第五期 $c:v=9.36:1$ $m/v=3.24$	I	1850	198	639	2687						
	II	463	49	160	672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关键要素，即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间的对抗性矛盾。在单个资本运动的抽象分析层次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确实等同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增长，因为生产力发展可以同时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从而推动利润率趋向上升。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对应的不是抽象的单个资本运动，而是更具体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后者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蕴含着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它引起的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到一般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孟捷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仅研究再生产均衡前提下的利润率变动是片面的，应该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基本矛盾架构下考察利润率动态^①。

至此，我们可以给出如下解释：主导经济生活的资本家利用技术进步强化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对抗性矛盾随之深化，由此造成利润和工资对立程度的加剧，不断增大的第II部类产值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家消费才能得以实现；但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消费从属于资本积累，它不会适应第II部类产值实现的需要而进行相应调整，这导致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间对抗性矛盾加重，越来越多的过剩商品无法实现价值。一旦这种过剩超过库存极限，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不仅部类间比例平衡被打破，而且无法售出的过剩商品会立刻变成利润抵消项，原本较高的单个资本利润率最终表现为较低的社会总资本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以表5为例，当我们把过剩商品资本记为利润扣除项后，一般利润率就立刻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从初期的

^① 参见孟捷、冯金华：《非均衡与平均利润率的变化：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世界经济》2016年第6期。

10.6%逐期降为6.2%、0.9%、-4.9%和-10.6%。

置盐定理使用生产价格均衡模型分析一般利润率变化，略过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对抗性矛盾，当然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般利润率变化的历史趋势。作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得以实现的必要中介，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总产品实现危机，是生产力进步场景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矛盾逐步深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不可消除的固有现象。尽管资本家理性地选择技术进步方式，但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矛盾的强制性约束，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不可避免地成为支配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必然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展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关键“范式”。

五、围绕过剩资本解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抵消因素

在马克思看来，现象与本质是对立的、相互区别的，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不会直接合而为一^①。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蕴含着支配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多重矛盾，这些矛盾在特定条件下会以一般利润率上升的歪曲形式表现出来的。换言之，“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②。《资本论》第三卷列举了六种抵消因素，即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和股份资本的增加，有些因素能延缓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些能提高剩余价值率。

法因和哈里斯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和抵消因素从属于相同的资本积累规律，是资本积累的不同结果，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化取决于二者的合力作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应表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和抵消因素起反作用趋势的规律^③。对此，高峰教授批评道：作为矛盾的两种力量，规律本身和抵消因素的主次地位是不同的，马克思将二者区别开来，就是要展现这种地位差异，这是我们辨识历史发展趋势的依据^④。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肯定了生产力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这包括技术进步引发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深化引发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不断加剧的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过剩的累积，是推动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键。由此出发，解析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抵消因素，关键就在于以何种方式缓和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即如何推动过剩资本重新进入社会再生产过程。

围绕化解过剩资本的不同方式，可以发现，存在五类阻碍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抵消因素，它们有助于从时空两个维度修复资本积累过程，重建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平衡关系，促进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运动的顺利展开。

第一，引发资本主义经济长波周期的重大科技进步——新熊彼特主义的技术经济范式革命，是社会再生产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的基本推动力，它催生了第Ⅰ部类新部门的出现，有力拉长了社会再生产迂回程度，这是延缓过剩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⑤。在两部类扩大再生产增长表式中，这类重大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③ Fine, B., and Harris, L., *Rereading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1979.

④ 参见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79页。

⑤ 熊彼特·范·杜因和曼德尔等学者在分析经济长波周期时指出，重大（基本）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波周期的主要动因，这类创新造就了新的产业部门，推动经济进入长波周期的上升阶段。

科技进步的显著后果是提高两部类资本（产值）比，即第Ⅰ部类资本较之第Ⅱ部类资本（产值）的相对规模更大。在表4基础上，我们放松部类比不变的假定，使其逐期增大，如表6所示。

表6 重大科技革命延缓过剩资本的形成

时期	部类	部类比	c	v	m	c+v+m	维持比例平衡的资本家消费	资本家意愿消费（利润10%）	各期过剩商品资本累计额	扣除过剩商品资本后的利润	扣除过剩商品资本后的一般利润率
初始期 c:v=5:1 m/v=1	I	4:1	1000	200	200.0	1400	39	20		200	10.6%
	II		250	50	50.0	350	78	5	92	-42	
第一期 c:v=6:1 m/v=1.4	I	5:1	1167	194	272.2	1633	32	27		272	10.8%
	II		233	39	54.4	327	60	5	151	-97	
第二期 c:v=6.96:1 m/v=1.85	I	6:1	1400	201	371.5	1973	27	37		372	13.3%
	II		233	34	61.9	329	51	6	185	-123	
第三期 c:v=7.85:1 m/v=2.32	I	7:1	1726	220	509.2	2455	21	51		509	17.4%
	II		247	31	72.7	351	46	7	194	-121	
第四期 c:v=8.66:1 m/v=2.79	I	8:1	2182	252	702.2	3137	12	70		702	22.6%
	II		273	32	87.8	392	45	9	172	-84	
第五期 c:v=9.36:1 m/v=3.24	I	9:1	2823	301	975.3	4100					
	II		314	33	108.4	456					

可以看出，由于部类比提高，社会总资本配置结构的重心不断前移，第Ⅰ部类过剩货币资本和第Ⅱ部类过剩商品资本的增长速度显著放缓。与表5各期相比，部类比提高幅度越大，过剩货币资本和过剩商品资本的缩减幅度就越大，过剩商品资本累计额占消费资料总值比的下降速度就越快，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对一般利润率的下压力量就越小。以第四期为例，在部类比不变条件下，过剩商品资本累计额为886，占本期消费资料总值比高达153%；而当部类比逐期提高时，过剩商品资本累计额只有172，占本期消费资料总值比降为44%。但遗憾的是，这类重大科技革命不在资本掌控范围内，它无法适时出现以缓和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不仅如此，重大科技革命必定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这引起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进一步提高，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也必然随之升级，相应恶化的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也会进一步压低一般利润率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大科技进步无法否定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而只是作为抵消因素发挥次要作用。

第二，技术进步不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能促进不变资本各要素使用上的节省，相同的不变资本所对应的生产要素能推动更多活劳动，这为过剩商品资本转化为追加的可变资本提供了新空间，过剩资本的累积规模因此得以化解。以表4数据为基础，假定不变资本各要素能得以充分节省使用，从而促使两部类资本家追加与过剩商品资本等额的不变资本投入，则第Ⅱ部类各期过剩商品

资本能够被完全消除。根据各期资本有机构成比例，从第一期至第五期，两部类追加可变资本分别为73和18、107和27、140和35、175和44、213和53。

可以看到，通过更经济地使用不变资本各要素，过剩商品资本转化为追加可变资本，后者作为工资收入为第Ⅱ部类商品提供相应需求，由此保证了部类间比例平衡条件，一般利润率因此维持上升态势。显然，不变资本各要素节省使用的程度，决定了第Ⅱ部类过剩商品资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追加可变资本。如果节省程度不够，那么生产中需要追加的活劳动就相对有限，第Ⅱ部类过剩商品资本就只能部分地转化为追加可变资本，一般利润率维持上升的条件就有可能被破坏。与各期追加可变资本相匹配的不变资本额，代表了因节省使用而额外获得的不变资本名义投入，其占各期实际不变资本的比重可近似反映不变资本各要素的节省使用程度。按照两部类比例平衡的要求进行调整，两部类第一期至第五期额外获得的不变资本名义投入分别为440和110、746和187、1100和275、1511和378、1996和499，这意味着各期不变资本各要素的节省使用程度依次为39%、60%、78%、94%、108%。通过这种方式，第Ⅱ部类的过剩商品资本得到完全化解，一般利润率也相应持续提高，从第一期至第五期分别为26.4%、34.4%、42.8%、51.0%和58.8%。然而，现实生产经验告诉我们，这远远超出了不变资本各要素的物理使用极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采取更经济地使用不变资本各要素来化解过剩资本，只能作为规律的抵消因素发挥次要作用。

第三，金融业资本独立后，过剩商品资本可转化为追加可变资本，通过融入金融业资本循环来实现再积累。在金融部门追加可变资本，相当于间接延缓Ⅰ、Ⅱ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提高速度。回顾表5的数据，各期过剩商品资本价值额分别为92、134、175、218、266，它们均在下一期作为追加可变资本投入到金融部门资本循环中，这意味着社会总资本规模从第一期开始逐期增加92、134、175、218、266。出于简化，我们假定金融部门不变资本为零，其利润来自对第Ⅰ、Ⅱ部类剩余价值的分割（假定金融资本获得平均利润率）。从社会总资本层面看，第一期至第五期的资本有机构成分别为4.30、4.36、4.42、4.46和4.50，始终低于初始期5的水平；剩余价值率分别为1.01、1.16、1.30、1.44、1.56，同样远低于设定的数值。在这种条件下，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一般利润率得以在总供求平衡的条件下持续提高，从第一期的18.9%升至第五期的28.3%。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部门可变资本与Ⅰ、Ⅱ部类可变资本之比急剧增大，从第一期的39.3%升至第五期的107.9%，这反映了雇佣劳动力被愈多地配置到非生产性金融部门，而Ⅰ、Ⅱ部类生产性部门的雇佣劳动力占总雇佣劳动力的比重相应下降。显然，这种变化挤压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一般利润率的增长随之放缓。更为致命的是，流向金融部门的庞大雇佣劳动力被投入到剩余价值份额的争夺战中，其后果往往是金融投机浪潮的爆发，社会总资本将在“脱实向虚”的道路上狂奔。随着金融投机规模接近信用体系上限，金融危机开始酝酿，社会总资本循环也最终陷入严重断裂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金融扩张方式化解过剩资本，只能作为规律的抵消因素发挥有限且蕴含巨大风险的作用。

第四，信用体系的发展刺激了政府和居民的债务消费，其突出表现是财政赤字规模和消费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张，这种透支未来收入的消费方式有利于化解当期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降低第Ⅱ部类过剩商品资本的累积速度。以信用方式扩张社会债务消费规模，增大的社会消费需求吸收了第Ⅱ部类过剩商品资本，其使用价值进入日常生活消费，价值则成功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然而，要保证第Ⅱ部类过剩商品资本都被社会债务消费需求所吸收，那么，相应的政府赤字和信贷规模就必须逐期相应增大。

回顾表 5 的数据, 各期过剩商品资本价值额分别为 92、134、175、218、266, 则维持社会再生产顺畅循环的各期政府赤字和消费信贷总和也必须是 92、134、175、218、266, 由此保证第 II 部类过剩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 一般利润率水平因此得以逐期提高。简单计算不难发现, 各期政府赤字和消费信贷之和占雇佣劳动者薪酬收入的比重持续提高, 从第一期至第五期分别为 36.7%、57.4%、77.7%、97.0% 和 114.7%, 累积的政府赤字和消费信贷总额占雇佣劳动者薪酬收入的比重更是从第 1 期的 36.7% 剧增至第五期的 381.1%。如此沉重的政府赤字和消费信贷必然引起大规模债务违约, 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终将以巨额呆坏账的方式显露。从这个意义上讲, 以政府赤字和消费信贷的方式化解过剩资本, 其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抵消作用必定是极其受限的。

第五, 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是驱动过剩资本再积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它构成了抵消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最重要因素。17 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就是一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史, 一大批落后国家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 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和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必要条件。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陷入“滞胀”困境, 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对一般利润率的沉重压力展现无遗; 但借助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启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这些国家重新开启了新一轮经济增长, 一般利润率水平也因此稳中有升。然而, 正如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的, 扩张资本积累空间固然可以拉长资本循环时间, 但由此也引发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在世界范围蔓延深化, 最终对社会总资本的全球性运动形成剧烈冲击; 相应地,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将以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甚至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长期萧条的方式完全呈现。

六、小 结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揭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与其说是一个宣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历史终结的论断, 不如说是一个解析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对抗性矛盾逐步展开的分析框架, 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发挥着“范式”功能。一方面, 生产力发展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此驱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深化, 单个资本利润率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的加剧对立中得以提高; 另一方面, 加剧的阶级贫富分化阻碍了社会消费能力增长, 无法化解的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折射了社会再生产中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 持续累积的过剩商品资本无法货币化, 表征社会总资本增殖效率的一般利润率因此呈现下降趋势。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 1、2、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 [2] 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 [3] [美]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 陈官烈、秦亚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 [4] [日] 置盐信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 骆桢、李怡乐等译, 《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 7 期。
- [5] Gillman, J. M.,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London: Dennis Dobson Publisher, 1957.

(编辑: 张建刚)